



在美国受训期间的中国海军战士



右一(侧立者)为王铮

## 父亲全国开店无数,人称“眼镜王”

我的父亲叫王翔欣,绍兴上虞人,1896年出生,1910年到上海当学徒,1911年上海高德洋行部分员工成立“中国精益眼镜有限公司”,他是创始人之一。他后来进修完美国函授验光师全部课程,并领取了美国验光执业资质证书。1912年,精益眼镜在北京开设首家分店,此后,又先后在全国各大城市开设了十几家分店。

父亲早年最传奇的经历是在1921年到紫禁城为末代皇帝溥仪验光配镜。西安事变后,父亲还曾为蒋介石验光配镜,后来在南京获得“眼镜王”美名。

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,我在南京上学。父亲将母亲和我们兄弟姊妹安置回上虞老家,自己则带着南京精益眼镜店内迁,从武汉到宜昌,从万县到重庆,最终才在重庆米花街开设了精益眼镜重庆分店,一边应对日机轰炸,一边开展经营,随后还在成都等地开了分店。

我们全家从南京回到上虞后,最初以为战争不会太久,但日本人很快就打到杭州。父亲在重庆把生意安置好后,才写信通知我们到重庆与他会合。1943年,我们全家从香港、湖南,一路辗转抵达重庆。

## 我参军时,父亲只给我1美金

到重庆后,我在立信会计专科学校读财会专业。1944年从学校毕业,准备去上班。此时,日本军队已打到贵州独山,重庆告急。政府下令所有大学关闭,要求年轻人参军。

我先是到朝天门报名点报名参加空军,但很快就被父亲知道了,因为他朋友的两个儿子都是空军,结果在抗战中双双阵亡。他不同意我参加空军,我又偷偷到下半城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名参加海军。

体检、考试全部过关的人员名单会登报表彰。父亲看到报纸后,已无可奈何,因为日军逼近重庆,我们家很可能要继续逃难了。

父亲一生对子女非常严格,我走的时候只给了我一块美金。我有个同学叫刘永寿,他父亲是磁器口丝纺厂的老板,给他准备了5000美金。我们开玩笑,这笔钱比司令官还拿得多。

我们到朝天门集合后,先到唐家沱,那里有两条船作为集训地。海军第一批招了1000人,去美国受训。第二批是到英国。在青年学生中,有大量来自交大、复旦的大学生,还有好些社会名流的子女,比如有胡子昂的儿子,还有后来成为明星的黄宗江。

## 因为会黑夜拆卸枪,被提拔为中士

很快,我们坐美国大卡车开赴成都。到了新津机场,登上美军C47运输机。经过昆明加油,然后沿驼峰航线,抵达印度的加尔各答。

在加尔各答简单休整一下,又乘火车到印度最大的城市孟买。在孟买等了大概一个月之后,船来了。这艘船让所有中国士兵都很震惊。为什么?因为这艘运输舰很大,可以搭乘4000多人,舰上还有篮球场、游泳池。

上了船之后,美国人安排我们1000人住在底舱,上面是其他地方换防的美军住。尽管大家都感到委屈,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

从孟买到美国,要穿过印度洋和太平洋。当时在太平洋上,有很多日本潜水艇,尽管船上有20门炮,40门机关炮,但为了避免被袭击,一路上都是小心翼翼。我们两次穿过赤道,在澳大利亚休整后,又绕过新西兰,最后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才抵达美国。

后来我才知道,就在我们航行过程中,有一艘美国运输舰被日军击沉。父亲在重庆看到新闻,急得不得了,最后收到我的电报才放心。

我们停靠在美国圣迭戈海军基地,简单休整之后,乘坐专列从西海岸出发,横穿美国中部各个州,最后抵达位于东海岸的迈阿密海军训练中心。

在迈阿密海军训练中心主要学什么?第一堂课就是学习救援。如果军舰被击中了,怎么堵水,怎么灭火。

第二课就是每个人都要学枪炮,哪怕你本来是学机械或者电机、通讯的,都必须掌握枪炮使用基本功。我本人对军械很感兴趣,可以把灯关了,在黑暗中完成枪的装拆,因此被提拔为海军中士。

留美抗日海军老战士,原重庆精益眼镜少东家王铮口述

# 我们1000人去美国受训 两年后开回8艘军舰

□仇峥

2022年12月27日,王铮先生因病去世,享年98岁。

王铮曾是“富二代”,原重庆精益眼镜少东家。但在日寇逼近重庆时,却以必死的决心从军报国。参加空军不成,就参加海军,最后随千人队伍赴美学习,两年后开回8艘军舰。

英雄启航,不问归期。壮士远行,不忘出处。

下面,我们就跟着王铮生前口述,缅怀其百年人生中不朽的一笔。

## 日本人看中国海军来了,头都不敢抬

根据194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《租借法案》,接受完海军中心训练,我们到美国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接收8艘美国军舰回国。

我被分到“太康号”。我在太康号上担任20毫米机关枪手,因为技术好,后来又担任40毫米双管连发炮炮长,以及3英寸主炮炮长。除了是枪炮官,登舰之后,船上有一个小商店,因为我是学财会的,所以这个店也归我管理,另外我还要给士兵发工资,实际上还兼任了军需官。

8艘军舰就在美国海军指导下进行战术科目训练。我们一路航行到了关塔纳摩。

这8艘军舰对于当时中国来说是最好的舰船,实际上是美国淘汰的武器。这8艘军舰是DE级别的驱逐舰,最高船速是22海里/时,主炮3英寸,还配有双联炮。关塔纳摩的训练结束后,美国海军士兵全部离舰,由中国海军独立上岗。我们访问了古巴、巴拿马、墨西哥,最后又回到美国西海岸圣迭戈军港。

1946年6月,我们的舰队离开美国西海岸,横渡太平洋。我们在夏威夷停靠,凭吊了珍珠港战场。在中途岛短暂停留后,直驶日本东京湾。抵达横须贺港后,我们作为战胜国的士兵,真是一洗百年国耻。

随后我们还参观了战后东京。东京已经被炸得一塌糊涂。日本人一看到中国海军来了,马上鞠躬,头都不敢抬。在东京,我遇到一个女店员,她在南京生活过,可以讲一口流利的南京话,我们用南京话交流了一下。真是感慨万千。

在日本期间,我还参与了扫雷行动。日本海域有很多水雷,用机关枪打不行,后来就用3英寸的主炮打。我先打一炮,能大致知道距离,第二炮、第三炮就能把水雷击爆。后来在上海吴淞口,我们也用这种办法扫雷。

## 让打中国人,我不干!改名回家

1946年7月中旬,我们回到了祖国。到了南京,从中士到少尉,我连升三级,负责到海军部去领船上的军饷,采购生活物资。

当时海军待遇好,每人每天一个鸡蛋、一磅牛奶、半斤肉,但很快物价飞涨,特别是海军部有人克扣军饷,很令我反感。有一天一个在作战部的同学告诉我,表面上我们的军舰要开到日本去驻守,实际上要去营口打共产党。我说参军的目的是打日本人,结果现在中国人要打中国人,我不干!于是开了小差,说要回乡结婚,到了上海就把名字从“王钧彬”改为“王铮”,彻底脱离海军。

海军发了通缉令,我躲进姑爹的企业里当会计。当时我父亲已从重庆回到了南京,父亲说,“吃别人的饭,不如吃自己的饭”,于是派我到重庆来整顿精益,1948年我又来到重庆。

重庆精益眼镜店当时算是重庆数一数二的眼镜店。店有两个开间,十一二个员工。店员一律是高中毕业,因为配镜中很多环节涉及英文,所以店员素质较高,工资也较高,都是100多元。

重庆解放初期,重庆成立了钟表眼镜同业公会,我是公会副主任委员,后来还曾任市中区工商联副主任委员,并担任税务大组的组长。公私合营之后,我后来离开了眼镜行业。

至于我们这批到美国受训的海军的“归属”。有的起义了,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重要骨干技术力量。有的在地方,继续为中国海洋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,比如何邵志加入江南造船厂,成为了中国著名的造船专家。我们这批人,外语是强项,我就懂英语、西班牙语和俄语,但后来荒废了,而同学程明钊会6国语言,成为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的编辑。

不管怎么说,我们这批青年人,基本都是爱国的。(作者单位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)图片由作者提供

版权所有,请勿转载



王铮先生  
戴上抗战纪念章